

【原乡切片】一息风雅随风来

□高薇

在蓬莱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——画河，它的两岸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，从画河西岸不远处的鼓楼大门进去，往西一拐就是一条百米来长的巷子，清代第一位礼部尚书沙澄的故居便坐落在这条巷子中段。

《蓬莱市志》“人物传略”中这样介绍：“沙澄(1620—1696)，先世莱阳人，高祖沙通，移居蓬莱。清康熙年间任礼部尚书三十余年，曾为康熙十二年(1673)版《蓬莱县志》作序。《清史稿》有传。沙澄秉性清谨，熟掌故，著有《四书讲义》，引据精详。”

在封建帝王时代，文人追求功名利禄为的就是光宗耀祖，像沙澄这样身居高位，衣锦还乡后大兴土木应是再平常不过的事，然而秉性清谨的沙澄，只是在老家建了一座与一般大户人家差不多的三进院落。这个院落在上世纪末被拆除大部分，只留下现在这一排五间老屋。

平日里我喜欢散步，每次走到这里，我总是放慢脚步，轻轻踩着巷子里的石板路，目光落在南边与沙澄故居一墙之隔的戚府后花园和戚家祠堂，脑子里浮想联翩，想象着沙澄故居原来的模样。但这样

只是徒增遗憾，失去的已经失去，眼前这排老屋越发显得珍贵。这座历经风雨侵蚀的老房子，没有复杂的设计，给人的印象是大气古朴，但细看门框上两个莲花形的门簪，雕刻得十分精细。那两朵含苞欲放的莲花，下面衬着金属底座，虽然颜色失了光泽，仍掩不住骨子里的雅致。

站立于这座老屋前，我心里总会油然而生一种敬意。其实撇开很多因素不谈，我真正敬仰的是沙澄超凡的才华。想那沙澄进士及第时才26岁，那是多么美好的年华，年少得志，青云直上，靠的全是自己的才智。身为文官的沙澄，一生著述颇丰，可惜多已失传，不过终究还是为世人留下一些文墨：沙澄为家乡纂修的康熙版《蓬莱县志》亲笔作序，翰墨留存至今。

沙澄身居高位，却心系桑梓。据蓬莱阁现存的沙尚书功德碑记载：康熙二十五年九月，沙澄携同陪访的山东布政使官员，巡视家乡蓬莱，曾捐资修缮蓬莱阁、龙王宫、海神庙等，其善行记入清《蓬莱县志》：顺治十七年蓬莱重修开元寺，沙澄为开元寺题词碑记，义举，被地方勒碑铭记。碑铭至今还保存于蓬莱阁白云宫的老戏台南。

从沙澄留下的诗作中，可以看出他对



家乡怀有的深厚感情，《蓬莱阁志》载有沙澄的诗作：“海上层城楼上楼，倚栖长啸动清秋。惊涛远拍三山树，片石平分万里流。风迅中天横独鹤，烟凝绝岛舞潜虬。披襟不尽登临兴，浩渺余情寄十洲。”这首吟咏家乡景物的诗，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愁绪。沙澄作为清朝的第一位礼部尚书，虽然平平稳稳直到终老，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，他内心深处的寂寞又有谁知？披衣登高远望，心中思绪万千，无法诉说的愁绪只能寄于这浩瀚无边的大海，作者将秋日登上蓬莱阁的见闻与缥缈的神话巧妙地联系在一起，读来颇有趣味。

沙澄去世后，葬于蓬莱城南的三里沟村，他的墓地后来被损毁，但如今在蓬莱一提起沙家莹所在地三里沟，人们都说是

风水宝地，也曾听几位教师朋友说过，三里沟的孩子个个聪明，就因沙尚书曾埋葬于此，将文脉气息留在了那里。

不久前的一个清晨，我又经过沙澄故居，忽然被一阵诵诗声吸引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排练节目，驻足观赏片刻，心想孩子们可真会选地方，在这里排练诵读，也许就是喜欢巷子里氤氲的书香气息。

“心闲何必在深山，自家庭院听秋风”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这两句诗，其实在海边这个安静水润的小城里，无论走在哪一条充满尘世烟火气的街巷里，都会有一缕风雅气息飘然而至。

(本文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，现居蓬莱，退休前在教育部门工作)

崂山，那些和月亮有关的事

□邢琴

青岛最著名的赏月地点是崂山太清宫附近。山海相连、山光海色本是崂山风景的一大特色。位于太清宫前有一处海湾，风光绮丽，由此可乘游船游览崂山近海。自晚清时，由海路从青岛市区游崂山就从这里登岸。曾任教育总长的清末翰林傅增湘《游崂山记》中便有这样一段记述：“是日，适值佳节，月上东峰，遂同步海岸赏月。初行竹林中，金影布地，晶光上浮，若玉烟之笼被，清奇独绝。嗣乃登塔放曠，海波浪碧，天宇横青，上下空明，如置身玉壶冰镜中。”

此景人称“太清水月”，是崂山十二景之一。

传说，清朝大学士刘墉罢官之后，曾来崂山青山村小住，刘墉是山东诸城县人，官至东阁大学士，是清朝四大书法家之一，为官耿直无私，受到奸臣排挤，被乾隆削官为民，回家后，曾到崂山祖居地探望长辈亲友。当来到崂山青山村看望长辈时，刘墉被这里的山光水色所迷恋，更被太清宫老道长辞官进山、入道修行的事迹所感动，二人一谈即合，从此结为挚友。

一天，刘墉被道长留宿太清宫，在和道长饮酒赏月，赋诗作画时，他触景生情，情不自禁地就着月色、蘸着水光，挥笔留下了千古不朽的“太清水月”四个大字。这四个大字，是水景交融的提炼，是月色的升华。

月上东山，竹林里银光浮动，回首太清宫，参差的楼阁飘渺；纵目眺望，天上月与海中月交相辉映。水生光，月更明，恍若置身仙境。刘墉用“太清水月”四个字，为太清的夜色勾画出了一幅令人叫绝的山水画卷，从此这“太清水月”的美景，便成为崂山十二大著名景观之一，也曾名列央视《国家地理》栏目推荐的全国十处最负盛名的赏月之地第四位，与安徽黄山、杭州西湖、四川峨眉山等赏月地齐名，可以算是

“海上明月第一”了。

82岁的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老先生说，他在崂山上住过一段时间，曾好好欣赏过“太清水月”。那是1979年，他在崂山上写书，与太清宫的一名韩道士时常聊天。这韩道士四五十岁，刚回太清宫不久。韩道士身怀功夫，有时和鲁海同行，他挑了一担水走路依然身轻如燕，迈着碎步，很快就把鲁海甩在后面。夜间看月亮，这位道士不谈玄，不求仙，只是说说蒲松龄曾居于此的掌故，讲些强身健体之法。据说，当年的一个月夜，蒲松龄正在一个亭子里凝思，忽见对面白色墙上有人一闪而过，似是穿墙而入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道童给他送茶闪过的影子。这一幕唤起蒲松龄的灵感，便有了《崂山道士》中穿墙的情节。

松声竹影之中，这种聊天如同叙旧，让人感觉到稳稳当当的岁月静好。

在鲁海看来，崂山最适合看月亮的不是太清宫，而是仰口附近的太平宫。那里能看到月亮从东方升起，对很多人来说可谓难得一见。1983年曾有一部电影《海上生明月》，就是在此处拍摄，主角为著名女中音关牧村，饰演一位渔家姑娘李燕，靠嗓子唱出一片美好未来。如今再看，虽然从剧本到造型都没太多亮点，但那歌声是实实在在的美，带着浓浓的渔家气息，淡淡的前尘旧梦。

中秋之夜，枫叶已染，清辉流动，月色如银，在海边和朋友手把酒瓶对饮。往往是半夜，看月光铺满整个海湾，为那一片光明心动神驰。真想到那凌波上走一走，或许撞得见自己的前世今生。

那是千古如一的月亮，是惊心动魄的安静。此际是一种庄严，赏景也似掠阵，如临大敌，如遇知己。想起零落天涯的“洛阳亲友”，我这“一片冰心”就都在酒中，都在月中、海中了。

(本文为山东省作协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)

惜土如金的秉性

□张庆余

笔者在县城谋事。上下班途中，经常路过一处尚未改造的居民小区。小区街边有一条南北向的胡同，每条胡同两侧排列着整齐的旧式民房。

这个小区属于县城的南关，居民身上仍旧存留着一种喜爱侍弄农作物的秉性。这种秉性，从街道和胡同两旁足以彰显出来。那条街的中间部位前些年通过柏油硬化，两旁各留着一米多宽的土面。于是，家离街道比较近的居民，便看中了路两旁的“宝地”，总喜欢“占”上一段路边地，有的种点丝瓜、南瓜、豆角，有的栽植茄子、辣椒、小白菜，有的在宽阔处种几行玉米，有的在冬季栽上大蒜或撒菠菜等越冬作物，还有的栽上杏树、枣树、柿子树。而胡同两侧，多数人家在自家宅院靠胡同一面的墙根，也种上了丝瓜、南瓜、豆角等。

他们之所以这样惜土如金、见缝插针，大概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是农民，“土地情结”浓郁；当然还想通过这种劳作，收获点儿果蔬，自产自吃，环保放心，能节省买果蔬的开支。在侍弄寸土的居民当中，多数是中老年人，他们既有经验，又有耐心。秋天有段时间天气少雨，我常看到一位老太太，从家里提着水出来，给路旁的菜苗浇水。

曾经，相关部门为了整顿背街小巷的

卫生环境，把路旁的作物，杂草全部予以清除。但时间过去半个月，居民们见“风头”已过，又悄悄地栽培起蔬菜来。路旁点种的丝瓜、南瓜、豆角属于攀爬性植物，为了有利于攀爬，有的在这些作物旁边插上干树枝、竹竿子，还有的扎上了小篱笆。此后不久，相关部门进行第二次整顿环境，把干树枝、小篱笆全部清除，但对长得绿油油的蔬菜却“网开一面”，让其继续保留。看来，施政者已体谅到了居民们的这一秉性。

没有了干树枝作攀爬物，居民们又想起了别的办法，在每一棵攀爬作物旁边安一个木橛子，然后在木橛子上拴绳，让藤蔓沿着塑料绳子攀爬。慢慢地，整个墙面形成了绿色的屏障，当绿秧进入开花结果期，又是另一番新景色。黄黄的是丝瓜秧上的小花和南瓜秧上的大花；乳白色的是豆角花；而那种叫作眉豆的花儿，既有白色的，也有紫红色的。新花凋谢不几天，那嫩嫩的丝瓜、长长的豆角便长了出来，任由它们的主人摘食。头一茬果蔬摘取之后，相隔两三天，第二茬接着长成。

住在同一胡同或相邻胡同的人家，相互间都很友好，他们常“互通有无”——有丝瓜的，喊着没丝瓜的来摘，有豆角的，喊着没豆角的来摘，朴实的感情，和谐的气氛，彰显着暖暖的人情味儿。

(本文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候月

□杨福成

古人行九雅：焚香、品茗、听雨、赏雪、候月、酌酒、莳花、寻幽、抚琴，这其中，候月最为动人。

月初，月扁月弯，升时也晚，端凳品茶，候着自是惬意至极。

春有小草发，夏有凉风来，秋有菊花开，冬有雪披身。

静坐，只等那弯月，慢慢爬上来。来与不来，都有月映湖，月照心。

月中，月圆月明，升时也早，端凳品茶，候一会儿，便醉其中。

春有百花香，夏有小虫唱，秋有红石榴，冬有棉衣裳。

静坐，只等那圆月，悠悠爬上来。来与不来，都有那圆月，高悬半空上，摇树弄婆娑。

月亮是美人，月亮是君子，月亮是千年万年的故交。

月光是霓裳，月光是袈裟，月光是今夕往昔的绢帛。

候月，是一个人静静地在那里等，一个人静静地在那里盼，一个人静静地在那里忘——忘掉自己，忘掉月亮。

(本文为专栏作家)